

萊頓記憶： \_ / ^ \ \_ \_ [ ^ ] \_ \_ \_ \_ [ ]

李若綺

當過交換學生的人或許多少面臨回國後的逆文化衝擊 (reverse culture shock)，這種衝擊源自於無法改變既定現況所產生的流連之情，以及想弄清楚這趟經驗對自己所帶來改變究竟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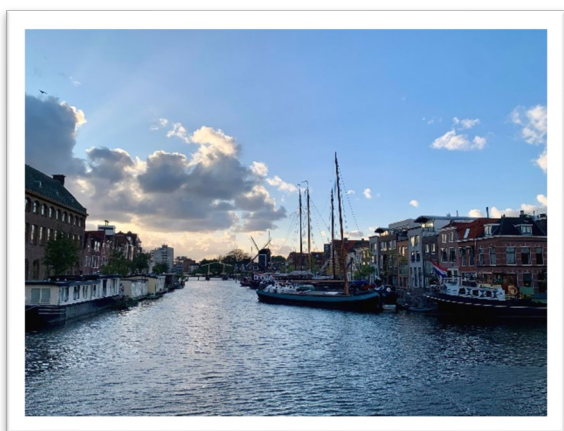
回國後的某天，家人把書放在我的書桌，示意我讀一讀它。那是 2001 年天下出版由台大傅佩榮教授所著的《那一年，我在萊頓》。內容是傅教授在萊頓任講座講授期間對荷蘭生活文化與制度所感的散文。當時交換期間與家人聯絡時，父親總在我與母親的聊天視訊時，依循我們聊天的內容，搭配引用書裡頭的隻字片語，和我「對答案」，建構起他對荷蘭的理解。回首交換學生的經歷已是一年前

的故事，今日這篇文章即是藉著傅教授筆下描繪的萊頓，喚起心中的荷蘭印象。

### 在萊頓大學當交換生：與荷蘭的緣分

萊頓大學是荷蘭最早成立的一所大學 (1575)。在「八十年戰爭」擊退西班牙軍隊圍困後，國王為獎勵當地人英勇反抗，在減稅三年與創建大學之間，萊頓市民選了後者。自此，萊頓大學以倡導自由學風吸引歐洲及全球學者前往研究和教學，是一所具有國際合作與跨學科研究優勢的學術中心。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曾任萊頓大學的客座教授。現在在市中心運河旁也有一間名為 Einstein Leiden 的餐酒館為居民與旅客服務。

在抵達荷蘭之前，我只曉得當地人通曉英文，不會講荷蘭文在當地生活也不成問題。因此沒有事先做一些荷蘭語的功課。然而，我卻在第一天就遇到荷蘭口說挑戰。主要原因是在打招呼時說了一聲「哈囉」，正是照著注音的唸法發出來。和荷人的 Hallo 幾乎一樣，店員沒有把它當作英文，所以迎面而來的是一串荷蘭文回應。正當我仍納悶原因時，不久



萊頓市一隅，攝於 kort Rapenburg 橋上

我在另一間超市遇到了一位向我說教的奶奶。雖然我仍無法解讀當時她確切說了什麼（大略是我們擋到她的路&我們應該要會講一點荷蘭語），但我從她說的那串聲音中發現一些類似法語的發音。這個事實激起我解碼她意思的決心。我鼓起勇氣請她重複幾次，然而不了解荷蘭語的我，最終鎩羽而歸，用世界通用語微笑結束這回合。

萊頓市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及歷史遺跡，內、外環運河將市中心圍成一座迷宮。若得空在市區閒晃、或搭船遊覽運河，則能觀察到而附近建築外牆寫著來自不同國家的詩詞。如同傳教授在〈打造一個文化都市〉所描述：

我像是大多數市民一樣，看到壁上的各國詩句，卻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於是只好把這些詩句當成圖畫來欣賞，心中幻想著自己的理解。萬一遇到能解之人，則有茅塞頓開的樂趣，然後每次經過時，以自己的文字吟詠一番。小小的萊頓城不啻一個大千世界的縮影。少數人的文化遊戲，居然塑造了一個具有現代國際視野的古老城市，而它的國際視野是環繞著人文意趣而展開的。（138-139）

記憶中在離文學院大樓不遠處有蘭波的詩句及日本俳句，以及一些我不熟悉的作者或讀不懂的語言。我將那些難以解讀的當作塗鴉。這樣的景致能讓喜愛文字的人駐足片刻。若以語言學習的角度而論，亦不失為一種「沉浸式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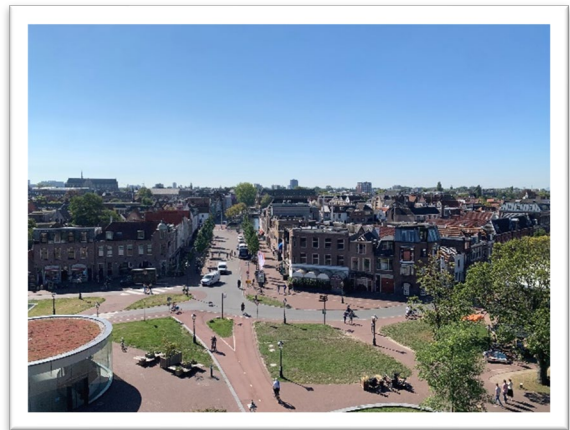
萊頓在我心中的模樣便是由此展開，人文藝趣也好，黃金時代的遺產也罷，這些歷史條件使它成為一美好的大學城。從課堂到周遭環境，無處不能發現是知識與技藝的積累與努力形成的。而學習也不止停留在課堂上。當整座城市都是教室時，透過觀察「與台灣不一樣」之處而引發的思考，都是能帶走的收穫。

### 生活環境使人氣宇軒昂

一地的文化與其環境有密切關聯。這一部份的思考源於《那一年，我在萊頓》中的〈天氣不佳，空氣卻好〉與〈把握天涼好讀書〉二篇。

如書中所提及的，有段時間傳教授都以「空氣好」來回答對荷蘭的印象。這樣的形容讓有鼻過敏的我心有戚戚焉。

我在台北常有鼻塞的毛病，睡眠也受影響，以致連自己宣揚的「三受觀」都無法奉行。「三受」是指：面對無奈的狀況，先要忍受，其次接受，然後享受。而空氣污染的話，真是日常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輕」。何其有幸，我到了萊頓，不但免去鼻塞之苦，並且幾乎忘記



登上萊頓市風車 Molen de valk 俯瞰市區

了自己有鼻子這回事。莊子所謂的「忘足，履之適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pp.14-15)

在台北生活因為潮濕、都會的許多廢氣，鼻過敏的症狀相當常見。那些突如其來的搔癢與噴嚏，都是日常得花費心力照護的症狀。要忽略鼻子的存在幾乎不可能。更別說鼻塞呼吸不順時，所嗅到的氣味又紛雜，心態上更難享受了。

荷蘭的空氣之好，其中一大部分是拜自行車交通所賜。由於自行車專用道規劃完善，以腳踏車通勤的情況相當普遍。路上可見不同年齡層的騎士踩著踏板，或飆速（部分車型為電動車）、或花式（並排牽手或聊天），有的載著孩子，有的在搬家、採買，前往各自的目的地。這些在自行車道上的風景，也許是當今行銷用語常用來描繪「生活感」的一種來源。不過其中難以被呈現的就是好空氣。我在萊頓通勤的路上，行經大小運河、小橋流水人家，樹木綠地被妥善保護。即使行經主要幹道時聞到汽機車排放的廢氣，所呼吸的空氣也會在幾秒之內改善，撲鼻而來的再次是草木馨香。這般呼吸新鮮空氣的愉悅如此單純，也不禁讓我認同書中所述的荷式氛圍：「空氣好的話，人們腦袋清爽、心情開朗，凡事願意溝通與講理，這又形成荷蘭人的社會風氣。」(p. 16)。

另一個荷蘭顯著的特徵就是多變的天氣了。那裡隨時都處於風雨欲來的狀態，即使是晴天也不例外。因為風實在太大了。誰知下一

分鐘哪一陣風又把另一頭的烏雲吹到這一頭了？如同書中所述：

這裡說的「風雨一來」，並不是假設，而是經常發生的事。於是，即使到了六、七月，荷蘭人還是不敢少帶一件厚夾克。如果海風席捲，荷蘭一片平原全無招架之力，只好任其肆虐。有幾次，我還以為是颱風，出門連傘都撐不住。然後我才明白，荷蘭為什麼那麼多風車，並且這些風車還真的可以發電。(p. 19)

台灣颱風行經時的陣風大概是荷蘭常見風的強度。還記得有次課後在萊頓文學院外與父母視訊，他們看到我那飛舞的頭髮搭配運河旁的芒草搖晃，問了我一句：「荷蘭是不是跟台灣一樣刮颱風？」

風大使雨滴降下呈斜角。而且荷蘭的雨滴比起台灣雨滴的水量少，所以在萊頓時，我幾乎沒看到太多人撐傘，多數學生仍會冒雨騎車。大家多半會把夾克的帽子戴上，或是穿著適當的防水單品。但這樣的考量似乎也僅出



萊頓人文學院 Lipsius 後側（圖片右側），家人見證荷蘭風大之處

於非荷蘭的思維。因為荷蘭有句話這麼說：  
You are not made of sugar, you won't melt in the rain! 著實描寫出荷蘭人與風雨的關係。也因為一日之內所迎來的陣雨難以預期，我觀察到荷人對被淋濕的心態相對坦然。在萊頓的路上也會看到部分自行車騎士完全視雨水為無物，有的自行車飆客似乎不存在打滑的觀念，前進速度絲毫未減。有的騎士則悠悠在雨中，維持原速度前進，狀態看似未受影響。

我曾見宿舍附近人家出門遛狗時晴天，過了幾分鐘後下起傾盆大雨。那位主人僅戴一頂帽子，與他身邊的小狗都沒有防水配備。在雨中他並沒有顯得著急被陣雨困住。反倒任雨打濕全身，以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姿，就是要在此時此刻遛狗。那種大雨不會打亂原有行程的精神，我終於在去年的某個深秋午後騎車時，體會到了某種荷蘭精神的堅忍。那種淋著雨逆風，任雨水讓視線變得模糊時仍用力睜開眼睛，踩著踏板上橋的緩坡大口喘氣，這樣的經驗真叫人有著活的實感。

## 國家形象的虛實

或許一般人對荷蘭的印象不深，想到歐洲，腦海中最先浮現的國家或許不是荷蘭。我也不例外。對先進國家的嚮往，憑著殖民淵源、英語通用情形、交通和相對優秀的治安表現選擇到荷蘭交換。總覺得自己這番一廂情願，被這個國家好好接待了。



萊頓學術樓，萊頓大學最早的建築，由修道院改建

荷蘭人的友善也能從〈安於平凡，卻不能無聊〉一篇中可見一斑。傅教授將我心中覺得荷蘭人在某方面來說「健康」的感受寫了出來：

我們在欣賞荷蘭的正常表現之外，也可以從比較苛求的角度說：他們認清自己的平凡，所以知道沒有理由去歧視別人。譬如，在製造歧視方面常受批評的是德國的種族沙文主義，與法國的文化沙文主義。德國人經過二次大戰的教訓，仍未能完全覺醒，目前年輕一代的新納粹主義還在不斷叫囂，想把社會問題統統推給所謂的外來人口。

法國的社會情況是：如果你不會說法文，就會有處處碰壁的感覺。如果你會說，自然受到歡迎，因為從言語到思想，是一系列文化認同的過程，代表法國文化又在擴張勢力了。

荷蘭人除了風車、鬱金香、運河、海堤、木屐、腳踏車等等實用的成就之外，在文化上乏善可陳。(pp. 47-48)

這段文字雖為二十多年前的內容，隨著世界局勢轉變，歐洲的社會情況也不再一樣。但

今日再讀，仍能同意幾分。以觀光而言，雖然法國人已不像二十年前，堅持只以法語溝通，但仍能感受到此地某種大國的自豪之氣。尤其法國地大物博。當我搭乘巴士由比利時入境到里爾一帶時，望著外頭的景觀，草原之廣，眼目所及之處都是延綿的牧草和牛隻，以及偶爾可見的農家小屋。資源之豐厚，使得她在現代化過程中積累發展的許多文物、技術、美學才得以向遠在亞洲的我們輸出。諸如，日常生活常見的巴黎美學：鐵塔、羅浮宮、凱旋門、可頌、長棍、貝雷帽、塗抹紅脣舉手投足在不經意間便韻味無窮的巴黎女人，以及在深植人心悅耳的法語。簡言之，法國給我的印象是以其各方面的文化為傲，或精緻、或自然，且強調自成一格的法式作風。另一方面，德國則是因背負戰後的歷史責任和轉型正義的擔子，總讓人有說不出的沉悶。也或許是德人行事嚴謹，不苟言笑，可能與台灣人對西方人的想像有些不符。右派勢力也以不同的形式影響歐洲，儘管不只德國，但在中文世界，與德國相關這方面的資訊卻未曾少過。

比起鄰近大國的國族情懷，荷蘭的社會氛圍似乎相對實際一點。或許因為沒有一望無際的平原，與海爭地又得對抗日常風雨，總覺得荷人在克服這些日常困難中，仍築起海堤、風車、運河，以及發展順應自然的綠能與自行車規劃等，很鼓舞我。實際上，這樣的情況對身為外來交換學生的我，適應環境與制度的阻力較低。僅須專注於了解那些保障各別個

人生活福祉去設計的原則，而不用過度維護特定族群的感覺，便能有發揮的一片天。

上段描述，恐有過度概化的風險。一地的形象不代表那地的人都符合形象地活著。不過，與同書中角度雷同，將心比心，我也期盼台灣（人）在變幻莫測的當代局勢中，持續追求穩健務實的發展方向。

## 小結

在萊頓的生活確實難忘。閱讀《那一年，我在萊頓》的愉悅和反思也成為寫作此文記述回憶的起始。如同四季更迭，生命也有其節奏。傳教授在〈天氣不佳，空氣卻好〉一篇文末一句「不過，長期如此，恐怕並不好受」（p.19），使我會心一笑。教授是指天氣，但這句話也像某種心靈警鐘，提醒我交換學生的實質。不論是跨越多少緯度的氣候、文化制度、語言，或克服了哪些條件，也適應了哪些景況，交換期程同生命一樣在倒數。若混淆了時空，忘卻責任，恐不明智。儘管歐洲的美心醉神迷，但願荷蘭精神中的直爽務實常以騎行飄雨萊頓的景象鼓舞我，叫我曉得過去所消耗的精神與體力並非枉然。

## 參考資料

傅佩榮，《那一年，我在萊頓》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